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i et Commentarii

HERMES

莎士比亚绎读

刘小枫 甘阳 ● 主编



# 丹麦王子与马基雅维利

Prince of Denmark and Machiavelli

罗峰 ● 编/译

华夏出版社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i et Commentarii

HERMES

莎士比亚绎读

刘小枫 甘阳 ● 主编



# 丹麦王子与马基雅维利

Prince of Denmark and Machiavelli

罗峰 | 编/译

华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丹麦王子与马基雅维利 / 罗峰编/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11. 1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ISBN 978-7-5080-5892-4

I. ①丹… II. ①罗… III. ①悲剧—文学欣赏—

英国—中世纪—文集 ②政治哲学—文集

IV. ①I561.073-53 ②D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50333 号

## 丹麦王子与马基雅维利

罗 峰 编/译

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

(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邮编: 100028)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

装 订: 三河市李旗庄少明装订厂

版 次: 2011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11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1230 1/32 开

字 数: 185 千字

印 张: 6.625

定 价: 25.0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 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古典教育基金 正则资助项目



## HERMES

在古希腊神话中，赫耳墨斯是宙斯和迈亚的儿子，奥林波斯神们的信使，道路与边界之神，睡眠与梦想之神，死者的向导，演说者、商人、小偷、旅者和牧人的保护神——解释学（Hermeneutic）一词便来自赫耳墨斯（Hermes）之名。

## 缘 起

自严复译泰西政法诸书至本世纪四十年代，汉语学界中的有识之士深感与西学相遇乃汉语思想史无前例的重大事变，孜孜以求西学堂奥，凭着个人的禀赋和志趣选译西学经典，翻译大家辈出。可以理解的是，其时学界对西方思想统绪的认识刚刚起步，选择西学经典难免带有相当的随意性。

五十年代后期，新中国政府规范西学经典译业，整编四十年代遗稿，统一制订新的选题计划，几十年来寸累铢积，至八十年代中期形成振裘挈领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体系。虽然开牖后学之功万不容没，这套名著体系的设计仍受当时学界的教条主义限制。“思想不外义理和制度两端”（康有为语），涉及义理和制度的西方思想典籍未有译成汉语的，实际未在少数。

八十年代中期，新一代学人感到通盘重新考虑“西学名著”清单的迫切性，创设“现代西方学术文库”。虽然从选译现代西学经典入手，这一学术战略实际基于悉心梳理西学传统流变、逐渐重建西方思想汉译典籍系统的长远考虑，翻译之举若非因历史偶然而中断，势必向古典西学方向推进。

九十年代以来，西学翻译又蔚成风气，丛书迭出，名目繁多。不过，正如科学不等于技术，思想也不等于科学。无论学界选译了多少新兴学科，仍似乎与清末以来汉语思想致力认识西方思想大传统这一未竟前业不大相干。晚近十余年来，欧美学界重新翻译和解释古典思想经典成就斐然，汉语学界若仅仅务竞新奇，紧跟时下“主义”流变以求适时，西学研究终不免以支庶续大统。

西方思想经典即便都译成了汉语，不等于汉语学界有了解读能力。西学典籍的汉译历史虽然仅仅百年，积累已经不菲，学界的读解似乎仍然在吃夹生饭——甚至吃生米，消化不了。翻译西方学界诠释西学经典的论著，充分利用西方学界整理旧故的稳妥成就，於庚续清末以来学界理解西方思想传统的未尽之业意义重大。译界并非不热心翻译西方学界的研究论著，甚至不乏庞大译丛之举。显而易见的是，这类翻译的选题基本上停留在通史或评传阶段，未能向有解释深度的细读方面迈进。设计这套“西方传统：经典与解释”，旨在推进学界对西方思想大传统的深度理解。选题除顾及诸多亟待填补的研究空白（包括一些经典著作的翻译），尤其注重选择思想大家和笃行纯学的思想史家对经典的解读。

编、译者深感汉语思想与西学接榫的历史重负含义深远，亦知译业安有不百年积之而可一朝有成。

刘小枫

2000年10月于北京

## “莎士比亚绎读” 出版说明

据译界前辈戈宝权查考，1856年英籍传教士慕威廉翻译出版《大英国志》（上海墨海书院印行），国人首次得知西域有个名叫“舌克斯毕”的伊丽莎白皇朝文人——“莎士比亚”这个译名则最早见于梁启超的《饮冰室诗话》。中国甲午战败之后不久，英籍传教士文约瑟编译的《西学略述》（1896年，上海著易堂书局版）详细介绍了莎士比亚——其时，中国已经面临巨大的改制压力。清末新政时期，林纾与魏易合译的莎士比亚故事集《英国诗人吟边燕语》出版（1904，收入“说部丛书”第一集）——其时，我国关切政制变革的志士仁人正激烈争议君主制与共和制的优劣；革命党人推翻帝制行民主共和之后不久，初版的《辞源》（1915）已列入“莎士比亚”词条；随后不久，林纾出版了以文言小说体翻译的莎剧四卷（1916）……“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后，翻译莎剧成为我国新派文人的最爱，1930年，经胡适之倡议，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编辑委员会成立“莎剧全集翻译会”……据统计，自三十年代以来，莎士比亚在汉译西方文学经典中一直位居榜首，有的剧作译本达近百种之多——第二共和前期（1949-1960）出版的译本已达44种，总印数44万余册。

不过，我国学界对莎士比亚的认识基本上还停留在“绝世名优，长于诗词”的层次，距离林纾所谓莎翁“立义遣辞往往托象于神怪”的看法相去并不太远。莎士比亚不仅是最伟大的英语诗人，也是西方思想大传统中伟大的政治哲人之一。在西方文教传统谱系中，不断有学人将莎士比亚与柏拉图并举：莎士比亚戏剧以历史舞台为背景，深涉人世政治问题的底蕴，尤其是王者问题，一再激发后人



掂量人性和人世的幽微，为后世探究何谓优良政制、审慎思考政制变革奠定了思想基础——不仅如此，与柏拉图的戏剧作品一样，作为政治哲人的莎士比亚没有学说，他的政治哲学思考无不隐含在其笔下的戏剧人物和戏剧谋篇之中。百年来，我们一直在经历前所未有的从帝制到民主共和的政制转变，却鲜有人看到，莎剧为我们提供了一笔巨大的政治哲学财富。晚近三十年，我们的莎剧全译本有了令人欣喜的臻进，但我们对莎剧的政治哲学理解仍然没有起步。

西方学界对莎剧的政治哲学解读很多，绝非无书可译。“莎士比亚绎读”系列或采译西人专著和相关文集，或委托青年才俊编译专题文萃，以期增进汉语学界对莎剧的政治哲学品质的认识。

古典文明研究工作坊

西方典籍编译部甲组

2010年6月

# 目 录

- 编译者导言 / 1
- 普拉宁克 “故事从皮洛斯开始”  
——《哈姆雷特》的政治哲学 / 15
- 卡 茨 《哈姆雷特》中的命运之轮、国家之轮与道德抉择 / 33
- 柯 兰 德 《哈姆雷特》与苏格兰继承权? / 55
- 拉 普 敦 哈姆雷特王子  
——悲剧、公民身份与政治的神学 / 80
- 阿尔维斯 《哈姆雷特》与马基雅维利  
——为何不除暴君 / 103
- 拉 普 敦 逃避责任的性情  
——《哈姆雷特》与马基雅维利 / 128
- 伊 万 斯 《哈姆雷特》中的友谊 / 157

## 编译者导言

罗 峰

在《哈姆雷特》一剧中，哈姆雷特对命运的态度几经变化，甚至看似前后矛盾。哈姆雷特起初认为，命运变幻无常，既不扬善，也不惩恶，反给高贵之人带来灾祸。他像马基雅维利那样，咒骂命运为“娼妓”，并在一次独白中表示要挺身反抗“命运的暴虐”。但在经历一次“突变”（sea change）之后，哈姆雷特转而完全依靠天意。鉴于哈姆雷特最初对命运的强烈不满和愤怒，这种突变不能不让人感到惊奇。哈姆雷特对命运看法的前后变化，究竟蕴含着莎士比亚对命运的何种思考？尽管咒骂命运的哈姆雷特看起来像马基雅维利，但莎士比亚随后就彰显了二者的差异。通过展现哈姆雷特的两种命运观，莎士比亚不仅否定了对待命运的两种极端看法，而且暗示了正确对待命运的恰当态度：人的不幸，不应归咎于任何外在偶然性，而应归因于个人的天性和选择。

—

莎士比亚赋予哈姆雷特如此强烈的感染力，以致我们一度跟随这名丹麦王子悲喜难抑。难怪英国浪漫派诗人柯勒律治在看完《哈姆雷特》后感叹道：“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一丝哈姆雷特的影子。”的确，莎士比亚刻画的哈姆雷特个性丰满，将诸种角色展现得淋漓尽致：他是哀悼者、沉思者、诗人和复仇者。尽管开场那场不分日夜的备战暗示，丹麦的命运难料、前途未卜，但哈姆雷特在剧中的

表演，几乎让我们遗忘了这场紧张的备战。而且，若不是因为在最后一幕，哈姆雷特破天荒切实行使了他作为丹麦王子的权利——将“临死者的同意”（dying voice, 5.2.340）赋予挪威王子，<sup>①</sup>我们几乎忘了他是丹麦王子。通常认为，《哈姆雷特》讲述的是一名遭命运捉弄的王子，极力履行替父报仇的责任。不过，这种看法仅仅关注哈姆雷特本人的命运，而忽略了整个丹麦民族的命运。如前所述，剧本开篇便极度渲染了国家命运经受的考验。斯拜特（Robert Speaight）提醒我们，在《哈姆雷特》中，“有一样东西比丹麦王子更重要，那就是丹麦”。<sup>②</sup>然而，哈姆雷特本人的命运决定着丹麦的命运，丹麦王子的身份，连接起他与国家的命运。

尽管哈姆雷特要接受的命运考验，其紧迫性比不上丹麦遭受的生死存亡的考验，但如何面对生活中的不幸，如何承受生命中的偶然变故，却是作为潜在王者的哈姆雷特必须面对的问题。因为，恰切理解命运在人事中的地位，乃是政治智慧的核心。<sup>③</sup>优秀的人必须经受的考验，是学会正确应对此世的诸种不幸，并理解命运在人事中的作用。为此，莎士比亚以整部剧的篇幅，试图让哈姆雷特学会如何恰切面对命运之变。

命运给哈姆雷特带来了致命的创伤。在第一幕第二场，哈姆雷特以一名哀悼者的身份出现。丹麦老王的死让他无比悲痛。在他眼里，父亲何等高贵！哈姆雷特无法接受先王的猝死，以致心事郁结。然而，尤其令他难以接受的是，母亲竟如此快地抛弃旧爱，“钻进乱伦的襟被”（1.2.156-157）。经历这一连串家庭变故后，哈姆雷特变得悲痛而忧郁，显得不堪一击。在戏剧一开始，如何应对人生不

① 《哈姆雷特》中译文参考朱生豪译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某些地方为贴合原文和行文方便有较大改动，以下引文将随文注出。英文本对照阿登版，参 Ann Thompson & Neil Taylor (eds.), *Hamlet*, Beijing: 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 2008。

② Robert Speaight, 《《莎士比亚悲剧中的自然》》*Nature in Shakespearian Tragedy*, New York: Collier Books, 1966, 页 21。

③ 参阿鲁里斯，《智慧与命运：〈李尔王〉的君主教育》（马涛红译），收于刘小枫选编，《古典诗学绎读》（西学卷·现代编上），北京：华夏出版社，2009年，页 227。

幸的问题便突显出来。哈姆雷特的行为，不该是“堂堂男子汉应有的举动”（1.2.94）。尽管克劳狄斯给出的理由显得别有用心，但人的死亡，的确是生命中必须经历的不幸事情。苏格拉底指出，一个优秀的人面对人生的不幸时，会比其他人更能忍受，并不是因为他不会感到悲伤，而是因为他能克制遭受到的痛苦（柏拉图《王制》603e）。从一定意义上讲，痛苦表现的是某种欲望，源于欲望受阻。不过，不同于一般欲望，痛苦指向的是自己。在痛苦的打击下，哈姆雷特萌生了厌世和轻生的念头。作为丹麦的王子，在面对变故时，哈姆雷特没能克制自己的感情，这势必影响到他接下来的行动。过度的悲伤只能妨碍一个人周密地思考。

第二幕第二场标志着哈姆雷特对命运看法的转变，他最猛烈地攻击了命运。第一幕第二场中的哈姆雷特尽管悲伤，却没有流露出对命运的怨愤。哈姆雷特对命运看法的悄然转变，首先呈现在文中表示命运的两个语词上。剧中命运一词在开篇一场首次出现，当时的霍拉旭甚至期望，依靠鬼魂预知国家的命运（fate）。鬼魂的出现只是某种“异象”，尽管这种“异象”似乎意在给人发出预言或警示。并且，在此严格说来，霍拉旭理解的命运，对人类不怀恶意，甚至可能有利于人类。然而，到第二幕第二场，通过将命运人格化为命运女神（Fortune），哈姆雷特赋予命运意志，但在他眼里，命运女神像妓女那样变化无常，毫无正义可言，这为他攻击命运提供了正当性——“她本来就是娼妓”（2.2.231）。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之间发生的一件事，对哈姆雷特命运观的转变，产生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见鬼魂。鬼魂不仅向他极力描述了地狱的可怕情形，而且让哈姆雷特相信，此世充满邪恶，正义者遭受不义者的背叛和毒害，这激起了哈姆雷特的强大血气。与鬼魂的遭遇，直接促使哈姆雷特认为命运不公，并让他充满义愤。从悬崖回到伙伴们中间后，哈姆雷特对命运看法的微妙变化，体现在他的抱怨中，“倒霉的我却要负起重整乾坤的责任”（1.5.186-187）。此后，哈姆雷特开始明确表示怨愤命运，他甚至认为，戏班子流离失所，四处走江湖、先前厌弃叔父的民众如今争先恐后地购买他的小照，盖因命运的无常。不

过，哈姆雷特对命运的攻击，最集中体现在伶人的台词中。哈姆雷特深切同情普里阿摩斯的命运，为我们进一步审视哈姆雷特对命运的理解提供了一条路径。

令人惊奇的是，命运一词在剧中出现 13 次，<sup>①</sup> 超过半数皆通过演戏的方式，借伶人之口传达出来。哈姆雷特刚刚声称人类和女人不能令他产生兴趣，一听到“专演悲剧”的戏班子的到来，马上被吸引住。他对待伶人们的热情非同一般。哈姆雷特还特意要伶人朗诵他自称最喜爱的一节台词——普里阿摩斯被杀的那一节。这段台词不仅满足了哈姆雷特控诉命运的感情，还暗示着哈姆雷特与荷马（诗人）的深刻关联。普里阿摩斯的悲惨命运，无疑让哈姆雷特联想到父亲遭受的不公。伶人咒骂命运的台词，呼应了哈姆雷特先前对命运的咒骂：

去，去，命运女神你这娼妇！天上的所有诸神啊！一齐剥去她的权利，拆毁她的轮子的所有辐条和外轮，让那圆圆的轮心滚下神山，直落到地狱的深渊。（2.2.431-435）

这段台词不仅是应哈姆雷特的要求朗诵，而且正是他首先提醒伶人记起那段台词。哈姆雷特对荷马可谓了然于心。仅从这段台词来看，荷马之所以如此吸引哈姆雷特，很大程度上在于，普里阿摩斯的悲惨命运引起他的怜悯，在他心目中，像自己的父亲一样，普里阿摩斯肯定是好王。然而，命运女神非但不主持正义，反而任由好人遭凶残的皮洛斯砍杀，致使好人遭遇不幸，普里阿摩斯如此，哈姆雷特的父亲亦如此。由此可见，伶人呼吁诸神推翻命运女神的言辞，表现的恰恰是哈姆雷特本人的想法。随后那段表现赫卡柏嚎哭的言辞，呼应了哈姆雷特出场时的悲痛，赫卡柏对残酷命运的控

<sup>①</sup> 第一幕 1 次（第一场），第二幕 4 次（第二场，2 次出自伶人之口），第三幕 7 次（第一场 1 次，第二场 6 次，其中 5 次出自伶人之口）、第四幕 1 次（第四场）。算上 F 本多出的 30 行，应是 14 次（2.2.240），参 Harold Jenkins 编，《哈姆雷特》（*Hamlet*），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1982, 页 250。

诉，更激起他的悲愤之情。显然，哈姆雷特是在借荷马史诗，抒发自己的怨愤。哈姆雷特陷入了对命运和神的抱怨。这不禁让我们想起苏格拉底对诗歌的最大指控：腐蚀最优秀的人。荷马史诗中描写英雄遭遇不幸时，捶胸顿足、嚎啕大哭，诉诸的是人灵魂中卑下的情感，这无形中摧垮了灵魂中占支配地位的理性。由此带来的结果是，当自己遭遇不幸时，无法作出恰切的判断（《王制》605c-e）。

在剧中，哈姆雷特同时扮演着诸多角色，他显得同时是一名哲人、复仇者和戏剧家。然而，遭遇变故后的哈姆雷特先是没能节制自己的悲愤，接着一再抱怨命运不公。这对身为丹麦王子的哈姆雷特而言，是个大问题。哈姆雷特对命运的看法暴露出他的缺陷，这兴许与他认识世界的方式有关系。

剧中一再暗示，哈姆雷特借以认识世界的方式不是哲学。尽管哈姆雷特的大量哲学性独白表明，他具有浓厚的哲人气质，但哈姆雷特并非哲人，他甚至两次明确否定了哲学（1.5.166、2.2.304）。在哈姆雷特眼里，哲学本身意味着一种欠缺，不足以教给人整全的知识。“天地间有很多事情，是你们的哲学里没有梦想到的呢。”（1.5.166）显然，哈姆雷特理解的哲学，并非苏格拉底意义上的哲学。在苏格拉底那里，学习哲学意味着用理智驾驭欲望和血气，是一个逐步走向完善的过程。但是，在那段关于人的一个瑕疵足以勾销人的全部美德的长篇论述中，哈姆雷特完全否定了这个过程。他认为，人的成长不是一个逐渐走向完善的过程，而是受制于各种外在的偶然性，人的不足无法得到改善，“美德不能熏陶我们罪恶的本性”。即便在哈姆雷特的哲学性沉思中，我们也几乎没能看到这种过程。哈姆雷特的生存还是毁灭之说，是一种非此即彼的选择，完全没有调和的余地，是一种极端的状态。这种观点使哈姆雷特认为，命运就是如此极端，如此“暴虐”，没有一个逐步改变和完善的可能。在一系列变故的打击下，哈姆雷特变得对命运失去耐心，并急于将命运当成敌人，他甚至要挺身反抗命运。哈姆雷特在这两个极端中采取的行动，也受制于这种理解。尽管他认为人是“万物的灵长、宇宙的精华”，但现实却似乎向他表明，人的天性有如野兽，

“丹麦没有一个是好人”。哈姆雷特对世间的极端片面的理解，使他认为此世普遍存在恶，强烈的道德义愤更使他无限夸大恶行，由于没有恰当理解人性，哈姆雷特的行动显得急躁，缺乏耐心，这使得他似乎无法展开任何有准备的行动，而“只能在一时的冲动下走向极端”。<sup>①</sup>

从一定程度上讲，哈姆雷特的复仇行动就是反抗命运。倘若复仇行动仅仅针对僭主克劳狄斯，那么，反抗命运则使他直接将矛头指向给此世带来普遍恶行的命运女神。应该说，这种转换伴随着他对恶行和命运的理解。哲学沉思的方式，没有让哈姆雷特成功反抗命运。哈姆雷特便拒绝以哲学的理智和审慎来认识这个世界。他试图借“装疯”和演戏的方式，展开行动。

否弃哲学后，哈姆雷特旋即表示他要“装疯”。他的变化如此明显，丹麦朝廷上下都注意到，哈姆雷特王子发生了“变化”（transformation）。用克劳狄斯的话来讲，“无论在外表上还是精神上，他已从从前大不相同”（2.2.5-6）。的确，在经过家庭变故之后，哈姆雷特不仅开始抱怨命运，而且以“装疯”的形式标示自己的改变。当然，朝廷上下无法确知哈姆雷特内心起了何种变化，但他们的确看到，哈姆雷特变得“疯疯癫癫”。可以肯定的是，倘若运用得当，装疯确是一种绝好的伪装方式——运用审慎和智慧的布鲁图斯，便借装疯达到了自己的政治目的。就现实情景而言，身为丹麦的王子，哈姆雷特完全是个公众人物，他享有的是公众地位。相较之下，疯狂中的人退出了公共领域。应该说，倘若哈姆雷特能恰当地把握装疯，他可以借助这一介于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又超越二者的有利身份，达到有利于自己的目的。通过暂时退出公共领域，“装疯”本可使哈姆雷特暂时从一个享有完全公众地位的王子，下降为一个身份模糊的人物，由此打消敌人的戒备，实现自己的目的。然而，哈姆雷特的装疯濒于疯狂。他非但没有从中取得有利地位，

---

<sup>①</sup> 参哈兹里特，《莎士比亚戏剧中的人物》，顾钧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页85。



反而引起敌人的警惕。这无疑暗示了哈姆雷特装疯的某种缺陷。疯狂与理智相对，缺乏理智的“装疯”，无异于疯狂。这在很大程度上表明了哈姆雷特政治智慧的限度。哈姆雷特在剧中的行动，往往冲破理智的约束，的确可谓疯狂。这源于他没有节制自己的血气。

装疯并没有为哈姆雷特赢得益处，但做戏的方式的确让哈姆雷特了解了事情真相——他的“戏中戏”成功刺激僭主克劳狄斯，并使之暴露。在这点上，戏剧的确助了哈姆雷特一臂之力。然而，哈姆雷特接下来的行动似乎暗示，戏剧赋予他的力量毕竟有限。哈姆雷特本可以就地结果僭主的性命，但他对复仇的极端看法使之放弃了这次良机。相反，戏剧在哈姆雷特身上的潜在作用，对他错误理解命运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荷马史诗刻画的普里阿摩斯的悲惨命运，加深了哈姆雷特认定命运无常。荷马史诗教给他的是善的脆弱性——人的幸福受制于各种外在偶然因素，个人的稳定性格无法对抗运气的变数，<sup>①</sup> 即便普里阿摩斯这样的高贵君王也难逃命运的捉弄。由此让哈姆雷特觉得，天上的诸神没有看顾人间正义，人间的善在命运的肆虐下不堪一击。然而，诗人的笔触无法让他看清，这位特洛伊老王之所以遭遇不幸，根本原因在于他本人的不明智。特洛伊之战的起因是，帕里斯王子抢夺人妻。身为一邦之主，普里阿摩斯没能分清自己之物与他人之物，他惯于把所有东西都“纳入他的大家庭”。<sup>②</sup> 诗歌往往只是极力向人们展示人遭受厄运后的惨状，却不能让人认清之所以遭受厄运的真正原因。相反，诗人在描写人遭遇不幸时，往往控诉和抱怨命运或诸神，而不怪罪自己。

苏格拉底在《王制》卷十中指出，荷马及悲剧诗人在诗歌中描写英雄捶胸顿足的情形，加强的是灵魂中的低贱部分，这与男子汉在现实中遇到不幸时的品行相悖（605c - d）。波洛涅斯注意到，在听这段台词时，哈姆雷特饱含泪水。哈姆雷特在遭遇不幸时，缺乏

<sup>①</sup> 参纳斯鲍姆，《善的脆弱性：古希腊悲剧和哲学中的运气与伦理》，徐向东、陆盟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7年，页453、460-461。

<sup>②</sup> 参弗劳门哈弗特，《首领普里阿摩斯及其城与子》（温洁译），收于刘小枫选编，《古典诗文绎读》（西学卷·古代编上），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年，页23。